

我♥塗鴉——畢老師的塗鴉考

文·攝影=畢恆達



上圖：
中國宏村的塗鴉：請不要在牆上亂畫。

下圖：

MAKE PEACE NOT WAR。紐約911事件後，金融區建物外為灰塵所覆蓋，許多人用手指在玻璃窗上塗鴉，所寫的內容，幾乎都是和平反戰的話語。

十年前，台北市公共汽車後方的椅背曾經流行立可白塗鴉，上頭書寫著關於浪漫愛、課業，或是自我認同的字句，有人稱其公車文學，有人稱其椅背部落格。公車司機為了清洗塗鴉，不堪其擾，改採溫情訴求，懇請學生別再塗鴉。公車業者則在車上加裝監視器，企圖杜絕塗鴉。類似的塗鴉，也出現在台北市中山二號美術公園中小金字塔周邊上千塊的石板上，經媒體披露，市府無力阻止，反而促發了市府決定就地合法，在其內規劃合法的塗鴉區。

1990年5月，李登輝欲任命當時的國防部長郝柏村為行政院長，引起知識界極大反彈，他們推動「反軍人干政」行動，其中，由學生組成的小蜜蜂游擊隊，為了反制媒體對學運新聞的封鎖，在官方與國民黨機構建築，以及遊行路線所經過的馬路路面上，噴寫著反軍人組閣的抗議文字，意圖挑戰由官方控制的空間領域。2000年總統大選，國民黨敗選後，群眾包圍國民黨黨部，並在景福門等處噴漆，上書「李登輝下台」等字。不過，此類型塗鴉只是特定政治運動的一環，並未擴展至日常生活之中。

九〇年代至今，台灣的街頭有另一波更為壯大而持續的塗鴉現象，從台南到台北、從河堤到市區變電箱、從西門町到東區，都可以見到或簽名、或圖像的噴漆與模版塗鴉。台灣開始有企業界邀請國際知名的塗鴉團體來台舉辦塗鴉大展，而中華電信等企業的廣告看板也直接採用塗鴉的形式結合廣告訴求內容。

面對如此眾多且形式各異的塗鴉，該如何進一步理解塗鴉？

何謂塗鴉？

中文的「塗鴉」源自一首唐朝盧仝所寫的詩《示添丁》：「不知四體正困憊，泥人啼花聲呀呀！忽來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如老鴉。」本謂幼兒在書籍上亂畫，畫出的墨跡如老鴉一般。後來「塗鴉」一詞，亦用來比喻書法拙劣或幼稚，多用作謙詞。所以，塗鴉至少有三種不同的意思：

- ①指自謙之詞，如「信筆塗鴉，不登大雅之堂」。
- ②接近英文的doodle與scribble，乃漫無目的隨意書寫，如在課本或筆記本上塗寫。
- ③在公共牆面上塗寫，對應英文的graffiti。

本文所指涉的塗鴉，侷限在第三種，即英文的graffiti。公共空間中的塗鴉

(graffiti) 又可以分成大眾塗鴉與街頭塗鴉兩大類。

大眾塗鴉

大眾塗鴉的塗鴉者是常民，大多數為匿名（除了「到此一遊」與「愛情塗鴉」之偶發性行動，多以文字或簡單的線條書寫、圖畫。依據其塗鴉內容，又可以再區分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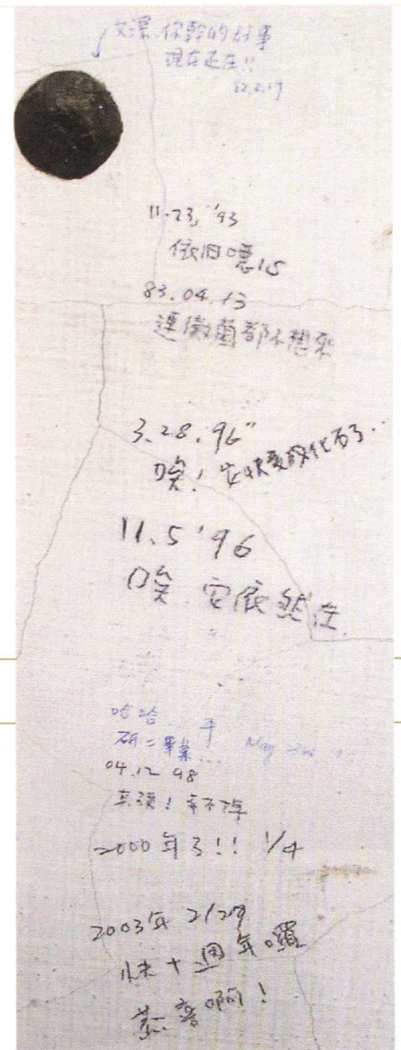
- ①到此一遊塗鴉：大都出現在風景區、旅遊地點，其書寫內容包括姓/名、日期、國籍，或者班級/社團等團體名稱。
- ②愛情塗鴉：經常出現心形或小雨傘的圖形，再加上兩人的名字與日期。而兩人的到此一遊塗鴉，亦屬於愛情塗鴉的一種。
- ③色情/性愛塗鴉：有關性的文字與圖形。
- ④青少年塗鴉：多出現在青少年集中之地，例如校園、圖書館、百貨公司、運動公園等，內容以流行文化、課業/升學、自我認同等為主，與愛情塗鴉會有些許重疊。
- ⑤政治/社會塗鴉：表達對於社會議題或事件的看法。

街頭塗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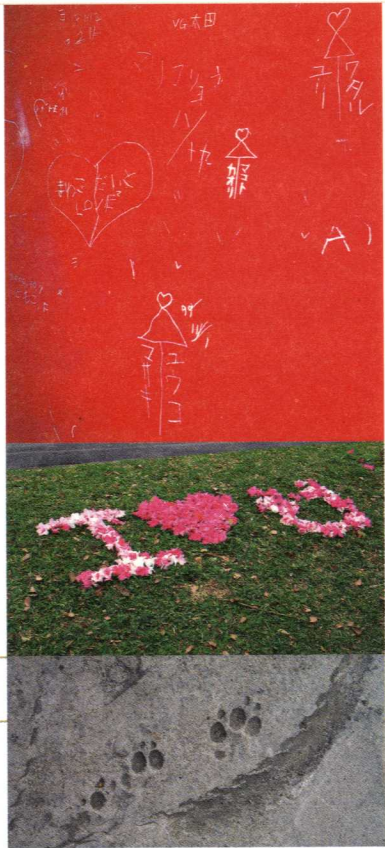
另一大類為街頭塗鴉，其特質包括塗鴉者為特定人士（如幫派成員、喜愛藝術與嘻哈文化人士等）且已形塑出明確的團體或次文化現象，塗鴉為有計畫的重複性行動，通常有其特定的美學形式（無論是簽名、模版或手繪噴漆），大都出現在公共開放空間（如都市街道、公園、河堤、校園）。

回溯街頭塗鴉的發展，紐約地下鐵塗鴉扮演了關鍵性角色。紐約地下鐵塗鴉興起之時，延續了幫派塗鴉的書寫形式與風格（以簽名為主，界定地盤），藉由大眾運輸工具，走出鄰里藩籬，書寫的人也從幫派擴及紐約的黑人與拉丁裔的青少年。隨著書寫人數愈來愈多，競爭也日趨激烈。於是，簽名愈來愈大、愈來愈繁複；隨著工具的改變（從麥克筆到噴漆），顏色從單色變成彩色、字體從2D到3D到狂草（wild style），也愈來愈向繪畫藝術靠攏。

法國的Blek在70年代初期造訪紐約，對地下鐵塗鴉留下深刻印象。返國後，開啓了街頭模版（stencil）塗鴉的濫觴。他的紙糊（pasting）塗鴉，結合了美國利用郵局自黏地址標籤的塗鴉形式，又開啓了貼紙（sticker）塗鴉



教室牆上的一片口香糖，引來前後十年的塗鴉對話。後來台大整修教室，牆上塗鴉從此消失了。



上圖：

東京的街頭愛情塗鴉，雨傘上面有顆心，傘柄左右書寫兩人的名字。台灣的愛情塗鴉，傘柄貫穿雨傘，其實代表分手的意思。這種形式的塗鴉從日本傳來台灣，只是台灣年輕人幾乎都搞錯了，把愛情宣言化成分手而不知。

中圖：

三月杜鵑花開，台大椰林大道上經常出現學生用掉落地面的花瓣排成字形或圖形。由於是花瓣的關係，內容通常關乎愛或者社團認同。

下圖：

一位日本留學生在台灣街頭人行道看到水泥上的狗腳印，非常感動，覺得很有人味。

的風潮。而這些百花齊放的塗鴉形式與現象，擴張了塗鴉的定義與可能，有研究者稱之為「後塗鴉」時代。

怎麼塗鴉？

自有人類開始就有塗鴉，塗鴉不需要特別的訓練，往往也不需要特定的道具，幾乎可以就地取材。從塗鴉的工具來看，有粉筆（如：小時候用粉筆在地上畫出跳格子）、鉛筆、原子筆及簽字筆。立可白則是台灣青少年特有的塗鴉工具，一來學生每天隨身攜帶，二來立可白幾乎可以在任何材質上書寫。在沙地、雪地、長滿青苔的水池底部或佈滿灰塵的窗戶玻璃上，只要使用身體（手指、腳）就可以塗鴉。遇到木頭、樹幹或是石頭，則有人使用尖銳的刀在其上刻字。3月的台大校園，則有人利用掉落的杜鵑花瓣排出心形、花蓮海邊常出現觀光客利用鵝卵石排字。水泥地未乾、小狗所踩出的腳印算不算塗鴉？如果是社群街頭塗鴉（或者街頭藝術）的話，使用的媒材就更加多樣了，除了噴漆之外，可還以使用貼紙、膠帶、磁磚馬賽克，甚至雷射光。

塗鴉地點的分佈

從塗鴉分佈的空間來看，常出現塗鴉的地點有：

- ①廁所，內容通常與性有關，或者畫性器官，或者書寫性的邀約；選舉期間，則會有政治塗鴉。廁所塗鴉由來已久，只是以前賦予其「廁所文學」的美稱。
- ②旅遊地點，從陽明山的登山步道、西班牙巴塞隆納的聖家堂、中國的萬里長城，到南極的冰山都有觀光客忍不住要留下到此一遊的簽名。其實中國古代的官僚與文人也有此嗜好，名勝景觀到處可見他們的提筆。
- ③校園或圖書館的課桌椅，其上的塗鴉或者反映課程的無聊、升學的壓力，或者是考試的小抄，或者是青少年文化。
- ④青少年聚集地，像是萬國百貨、中山美術公園、路經學校的公車，主要的塗鴉內容與青少年的生活有關，包括自我認同、友情、情竇初開的愛情、流行文化、課業與升學壓力。

人們為何要塗鴉？

從生理演化的角度來看，塗鴉就像狗在路上小便一樣，是在劃定自己的領域地盤。從心理分析的角度，嬰兒從小出於好奇，喜歡玩弄自己的排泄物，但是這種慾望受到壓抑，因此昇華為一種象徵、改採人們所能接受的形式，像是玩黏土、用泥巴做餅、塗鴉等。再從心理的角度來看，塗鴉可以克服壓力或困境所帶來的焦慮。

不過有時塗鴉純屬無聊，不見得是甚麼偉大的事，尤其在獨自一個人的時候。就像是坐在公共廁所間裡，沒甚麼可以讀的，可能覺得要創造一些東西讓人來看。也可能是單調的牆面缺少刺激，加深人對於內在衝突的意識，於是寫寫東西。就像是犯人常常在監獄的牆上塗鴉，那是一種象徵形式的出去。至於性、猥褻的字眼或繪圖，可能是一種精神手淫，常伴隨真的手淫。或者害怕自己有性功能問題，於是藉用塗鴉的方式，用一種誇張的形式畫自己的性器官。而真實的生活，面對的是擁擠的捷運或公共汽車、髒亂的街道，並沒有廣告海報上那樣的美麗；也難怪有人在廣告海報上的女人臉上畫上鬍鬚、把牙齒塗黑、誇大第二性徵或畫上性器官。車站裡漫長的等待，更凸顯了海報的荒謬與突兀。

從塗鴉看社會公共性

塗鴉雖然經常是個人私下的行為，但是他同時又是社會的。從一個特定社會裡的塗鴉群像，可以推測這個社會的共識與禁忌。愈是不能公開談論、必須壓抑的言論，越容易藉由塗鴉來表現。從世界各地看來，性與政治就成為最為常見的塗鴉內容。有研究指出，一個對於同性戀較為排斥的社會，相較於可以接納的社會而言，越有可能出現關於同性戀的塗鴉。就像法國人的塗鴉寫政治不寫愛情，因為當性已經很成熟時，羅曼史塗鴉便顯得很愚蠢。

塗鴉，儘管是一個人封閉的廁所間塗寫，也經常不是個人的喃喃自語。一方面他預設了會有不同的讀者，一方面塗鴉經常引來塗鴉，而產生眾生喧嘩的景象。塗鴉也是對權威的雙重挑戰，從內容而言，它表現了禁忌的想法或是語言；從空間而言，它也破壞了其他人或公共的財產。



上圖：
建中廁所隔間內的塗鴉，將岳飛的滿江紅改寫，反映高中生的考試焦慮。

中圖：
台大椰林大道上，土木系測量實習時學生用粉筆所畫的塗鴉：寒風中測量

下圖：
誠品台大店廁所牆上的塗鴉。這是典型的男性塗鴉，展現性能力的焦慮，國內外皆然。



左圖：
「我就是可以上台大電機。」從教室課桌椅上的塗鴉可以看到學生的升學壓力。

中圖：
台南某停車場的塗鴉。

右圖：
花蓮神秘谷，用石頭所堆出來的塗鴉。



上圖：
高雄鄉間，據說是駐守軍隊無聊時在石頭上刻出的塗鴉坦克。

下圖：
桂林疊綵山的中國古人到此一遊石刻塗鴉：北京右府差百戶李鑿到廣西公幹，正德二年九月二十日遊此。

從塗鴉看性別差異

塗鴉也有性別差異。女性比較謹守社會規範，道德標準較高。女人又擔負社會中主要的清潔打掃責任，因此比較在意空間的整潔，反而較少塗鴉。相對來說，男性的塗鴉裡，有較多的色情文字、政治課題或競爭，也比較會使用毀謗、負面、敵意的字眼，來貶低與自己不同種族、膚色、性傾向或性別的人。女性則較多浪漫愛塗鴉、或是尋求 / 提供個人問題的解答，較少猥褻與性的塗鴉。男性較傾向藉由塗鴉再次肯定其在社會中的宰制，加以展現其權力，而女性的塗鴉比較是社會互動、人際、勸告、關係取向。即使只是「我愛大雄」這樣瑣碎的塗鴉，還是會有人回饋：「恭喜你！我為你感到高興」。男性塗鴉則會吹噓其性征服、性次數、陰莖長度來勝過別人。男廁塗鴉通常不是抱怨管理，而是針對前一個上廁所的人，一方面指責他沒有射中目標，一方面暗指他性能力不行。

除了上述塗鴉之外，我們還經常在街頭看到電線桿上有人噴寫「信耶穌得永生」「南無阿彌陀佛」或是將慈濟證嚴法師的警語貼在牆上，這可否稱做宗教塗鴉？公共汽車車身與捷運月台上的廣告，是否算是商業塗鴉？校園與街頭的標語如「整齊、清潔」「禁止通行」等，可否稱為官方塗鴉？個人所穿T恤上面的圖案，也有人叫它會走路的塗鴉。究竟，塗鴉的界限在哪裡？是內容、漂亮與否？還是在於塗鴉出現地點的產權歸屬？我們也可以進一步這麼問到，為什麼我每天都被迫要看到捷運車廂上的貓熊或臺北信義區大樓上的手機廣告？同樣一個塗鴉的圖形，出現在牆上和出現在街頭某人的T恤上，你又會有何不同的解讀？



畢恆達

任教於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從土木工程轉向都市計畫，再轉向環境心理學。對於空間與人的互動關係特別有興趣，常質疑我們生活的空間本來就是這個樣子嗎？希望能夠為社會中的邊緣人爭取空間，讓我們的空間更多元、異質，而有趣。著有《空間就是權力》《空間就是性別》《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等書。